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南北朝历史演义

(二)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第 十 八 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员
第 十 九 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园
第 二 十 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园
第 二 十 一 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麀兵	园
第 二 十 二 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猿
第 二 十 三 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源
第 二 十 四 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缘
第 二 十 五 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栎林丧身	远
第 二 十 六 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愿
第 二 十 七 回	膺帝篡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怨
第 二 十 八 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员

第二十九回	摇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员
第三十回	摇	上淫下烝丑传宫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员
第三十一回	摇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员
第三十二回	摇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员

第十八回 摇摇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摇摇却说南平王铄，与义恭等还入建康，虽得进位司空，但因归义最迟，终为宋主骏所忌。铄亦常怀忧惧，寤寐不安，夜眠时或尝惊起，与家人絮谈，语多荒谬，及神志清醒，始自觉为失魂。一日食中遇毒，竟尔暴亡。当时统说由宋主所使，将他毒毙，表面上追赠司徒，总算掩饰过去。

越年就是宋主骏元年，年号孝建。才经一月，江州复起乱事，免不得又要兴师。自宋主骏入都定位，凡被劾拘禁诸子，及义宣诸儿，当然放出。立长子子业为皇太子，并封义宣子恺为南谯王。义宣固辞，乃降封恺为宜阳县王。恺兄弟有十六人，姊妹亦多，或随义宣就藩，或留住都中。义宣受宋主骏命，兼镇扬州，他却不愿内任，情愿还镇荆州。宋主骏准如所请。义宣陛辞而去，所留都中子女，仍然居京邸中。

宋主骏年才三八，膂力方刚，正是振作有为的时候，偏他有一种好色的奇癖。无论亲疏贵贱，但教有几分姿色，被他瞧着，便要召入御幸，不肯放松。路太后居显阳殿中，内外命妇，及宗室诸女，免不得进去朝谒。骏乘间闯入，选美评娇，一经合意，便引她入宫，迫令侍寝。有时竟在太后房内，配演几出龙凤缘。太后溺爱得很，听令胡闹，不加禁止，因此丑声外达，喧传都中。

义宣诸女曾出入宫门，有几个生得一貌如花，被宋主骏瞧着，也不管她是从姊从妹，竟做了春秋时候的齐襄公。义宣女不好推脱，只好勉遵圣旨，也凑成了第二、三个鲁文姜。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渐渐的传到义宣耳中。看官！你想这

义宣恨不恨呢？

会雍州刺史臧质调任江州，自谓功高赏薄，阴蓄异图，闻义宣怀恨宋主，遂遣心腹往谒义宣，赍投密书。略云：

自来负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者，保全能有几人！今万物系心于公，声闻已著，见几不作，将为他人所先。若命鲁爽、徐遗宝驱西北精兵，来屯江上，质率沅江楼船，为公前驱，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众，徐进而临之，虽韩、白复生，不能为建康记矣。且少主失德，闻于道路，沈柳诸将，亦我之故人，谁肯为少主尽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时也，质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膂力，为公扫除。再或蹉跎，悔将无及，愿明公熟思之！

义宣得书，反复览诵，不免心动。质系臧皇后从子，与义宣为中表兄弟，质女为义宣子采妻，更做了儿女亲家。戚谊缠绵，深相投契，此次怨及宋主，又是不谋而合。义宣总道他有几分把握，自然多信少疑，还有谗议参军蔡超，司马竺超民等，希图富贵，统劝义宣乘时举事，如质所言，义宣乃复书如约。

时鲁爽为豫州刺史，素与义宣交好，亦与质相往来。兖州刺史徐遗宝，向为荆州部将，义宣即遣使分报二人，密约秋季举兵。爽方被酒，未曾听明来使传言，即日调集将士，首先发难。私造法服登坛，自号建平元年。遗宝亦整兵向彭城。爽弟瑜在建康，闻信奔至爽处。瑜弟弘为质府佐，有诏令质收捕。质执住诏使，也即举兵，一面报知义宣，促令会师。

义宣出镇荆州，先后共计十年，虽然兵强财富，但欲称戈

犯阙，期在秋凉。募闻鲁爽、臧质，先期发难，自己势成骑虎，不得不仓猝起应。只因师出无名，不得不与质互商。想出一条入清君侧的话柄，各奉一表，传达建康。义宣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使僚佐上笺称名，加鲁爽为征北将军。爽送所造舆服至江陵，使征北府户曹投义宣版文，有云：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皆版到奉行。义宣瞧着，很加诧异。复贻书臧质，密令注意。质意图笼络，特加鲁弘为辅国将军，令戍大雷。义宣亦遣谘议参军刘湛之，率万人助弘，并如司州刺史鲁秀，欲使为湛之后继。秀至江陵，入见义宣，彼此问答片时，即出府太息道：“我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这遭要身败家亡了！”

宋主骏闻义宣发难，恐他兵力盛强，不能抵敌，乃与诸王大臣商议，为让位计，拟奉乘舆法物，往迎义宣。竟陵王诞劝阻道：“兵来将挡，火来水灭，况义宣犯上作乱，无幸成理，奈何持此座与人！”宋主乃止，命大司马江夏王义恭，作书劝谕义宣，历陈祸福。义宣不报，于是授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兼雍州刺史，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安北将军萧思话为江州刺史。四将一齐会集，即令元景为统帅，往讨义宣、臧质及鲁爽。

雍州刺史朱修之得义宣檄文，佯为联络，暗中却通使建康，愿共讨逆。宋廷本虑他趋附义宣，所以令元景兼刺雍州，既得修之密报，当然复谕奖勉，调他为荆州刺史。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义宣使，遣中兵参军韦崧，率万人袭江陵。义宣尚未闻知，命臧、鲁两军先发，自督部众十万，出发江津，舳舻达数十里。授予悛为辅国将军，与左司马竺超民，留镇江陵，檄朱修之出兵接应，修之已输诚宋室，哪里还肯发兵？义宣始知修

之怀贰，特遣鲁秀为雍州刺史，分兵万人，令他北攻修之。

王玄谟闻秀北去，不由的心喜道：“鲁秀不来，一臧质怕他甚么！”遂进兵扼守梁山。冀州刺史垣护之，系徐遗宝姊夫，遗宝邀护之同反，护之不从，且与夏侯祖欢约击遗宝，遗宝方进袭彭城，长史明胤预先防备，击退遗宝，并与祖欢、护之合军，夹击湖陆。遗宝保守不住，焚城出走，奔投鲁爽。

爽引兵直趋历阳，与臧质水陆俱下。殿中将军沈灵赐，奉元景将令，带着百舸，游弋南陵。正值臧质前锋徐庆安，率舰东来，灵赐即掩杀过去。可巧遇着东风，顺势逆击，把庆安坐船挤翻，庆安覆入水中，由灵赐指麾勇夫，解衣泅水，得将庆安擒住，回军报功。臧质闻庆安被擒，怒气直冲，驱舰急进，径抵梁山。王玄谟扼守多日，营栅甚固，质猛攻不下，乃夹岸立营，与玄谟相拒，且促义宣从速援应。义宣自江津启行，突遇大风暴起，几至覆舟，尚幸驶入中夏口，始得无恙。

好容易到了寻阳，留待臧、鲁二军消息。既得臧质来书，便拨刘湛之率兵助质，又督军进驻芜湖。质复进攻梁山，顺流直上，得拔西垒。守将胡子友等迎战失利，弃垒东渡，往就玄谟，玄谟忙向柳元景告急。元景正屯兵姑熟，急遣精兵助玄谟，命在梁山遍悬旗帜，张皇声势。又令偏将郑琨、武念出戍南浦，为梁山后蔽。果然臧质派将宏法起，率众数千，来击梁山后面，冤冤相凑，与琨、念碰着。一场厮杀，法起大败，堕毙水中。

时左军将军薛安都，龙骧将军宗越，往戍历阳，截击鲁爽，斩爽先行杨胡兴。爽不能进，留驻大岷，使弟瑜屯守小岷，作为犄角。宋廷特简镇军将军沈庆之，出督历阳将士，奋力进讨。庆之系百战老将，为爽所惮，且因粮食将尽，麾兵徐退，自

率亲军断后,从大岷趋往小岷。兄弟相见,杯酒叙情,总道是官军未至,可以放心畅饮,不防薛安都带着轻骑,倍道追来,直至小岷营前。爽与瑜方才得悉,仓皇出战。队伍未齐,爽已饮得醉意醺醺,不顾好歹,尽管向前乱闯。兜头碰着薛安都,挺刃欲战,偏偏骨软筋酥,抬手不起,但听得一声大喝,已被安都一枪刺倒,墮落马下。安都部将范双,从旁闪出,枭爽首级,爽众大溃,瑜亦走死。安都追至寿阳,沈庆之继至,寿阳城内,只有一个徐遗宝,怎能支持?便弃城往奔东海,为土人所杀。

兖、豫二州,俱已荡平,爽系累世将家,骁勇善战,号万人敌,一经授首,顿使义宣、臧质,心胆皆惊。沈庆之又将爽首贡送义宣,义宣益惧。勉强到了梁山,与质相晤,质献上一策,请义宣攻梁山,自率万人趋石头,义宣迟疑未决。原来江夏王义恭,屡与义宣通书,谓质少无美行,不可轻信。因此义宣怀疑。刘湛之又密白义宣道:“质求前驱,志不可测,不如合攻梁山,待已告克,然后东进,方保万全。”义宣遂不从质议,只令质进攻东城。

那时薛安都、宗越等,均已驰至梁山,垣护之亦至,王玄谟慷慨誓师,督众大战。薛安都、宗越,并马出垒,分作两翼,俟质众登岸,即冲杀过去。安都攻质东南,一枪刺死刘湛之,宗越攻质西北,亦杀毙贼党数十人,质招架不住,只好退走,纷纷登舟,回驰西岸,不防垣护之从中流杀来,因风纵火,烟焰蔽江。质众大乱,走投无路,各舟又多延燃,烧死溺死等人,不计其数。

义宣在西岸遥望,正在着急,那垣护之、薛安都、宗越各军,已乘胜杀来,吓得不知所措,即驶船西走,余众四溃,臧质亦单舸遁去,梁山所遗贼砦,统被官军毁尽,内外解严。质奔

还寻阳，欲与义宣计事，偏义宣已先经过，不及入城，但命将臧采妻室，接管了去。一同西奔，质知寻阳难守，毁去府舍，挈了妓妾，奔往西阳。太守鲁方平，闭门不纳。转趋武昌，也遇着一碗闭门羹。日暮途穷，无处存身，没奈何，突入南湖，采莲为食。未几有追兵到来，他自匿水中，用荷覆头，止露一鼻。忽为追将郑俱儿望见，射了一箭，直透心胸。既而兵刃交加，肠胃尽出，枭首送建康。

义宣奔至江夏，欲趋巴陵，遣人往探，返报巴陵有益州军，不得已回入径口，步向江陵。众散且尽，左右只十数人，沿途乞食，又患脚痛。好几日始至江陵郭外，遣人报知竺超民，超民乃率众出迎，义宣见了超民，且泣且语，备述败状。超民恐众心变动，慌忙劝阻，义宣左右顾望，又见鲁秀亦在，惊问底细，方知秀为朱修之杀败，走向江陵。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没奈何垂头丧气，偕超民等同入城中。亲吏翟灵宝，谒过义宣，便即进言道：“今荆州兵甲，不下万人，尚可一战，请殿下抚问将佐，但说臧质违令致败，现特治兵缮甲，再作后图。从前汉高百败，终成大业，怎知他日不转败为胜，化家为国呢！”义宣依议召慰将佐，也照了灵宝所说，对众晓谕。他本来口吃舌短，如期期艾艾相似，语不成词。此次又仓皇誓众，更属蹇涩得很，及说到汉高百败一语，他竟忙中有错，误作项羽千败。大众都忍不住笑，各变做掩口葫芦。义宣始觉错说，禁不住两颊生红，返身入内，竟不复出。

鲁秀、竺超民等尚欲收拾余烬，更图一决，可奈义宣昏沮，腹心皆溃，所有城中将弁，多悄悄遁去。鲁秀知不可为，因即北行。义宣闻秀已北去，亦欲随往，急令爱妾五人，各扮男装，自与子惔带着佩刀，携着干粮，前导后拥，跨马而出。但见城

中兵民四扰，白刃交横，又不自觉惊惶无措，吓落马下。还亏竺超民随送在后，把他扶起，送出城外，复将自己乘马，授与义宣，乃揖别还城，闭门自守。

义宣出城数里，并不见有鲁秀，随身将吏，又皆逃散，单剩子愔一人，爱妾五人，黄门二人，举目苍凉，如何就道？不得已折回江陵，天色已晚，叩城不应，乃转趋南郡空廨，荒宿一宵。无床席地，待至天明，遣黄门通报超民，超民已变初意，竟给他敝车一乘，载送至刺奸狱中。义宣入狱，坐地长叹道：“臧质老奴，误我至此！”嗣由狱吏遣出五妾，不令同居，义宣大恸道：“常日说苦，尚非真苦，今日分别，才算是苦！”

那鲁秀本拟奔魏，途次从卒尽散，单剩了一个光身，不便北赴，也只好还向江陵。到了城下，城上守兵，弯弓竟射，秀急忙趋避，背后已中一箭，自觉逃生无路，投濠溺毙。守兵出城取首，传送都中，诏令左仆射刘延孙至荆、江二州，旌别枉直，分行诛赏。且由大司马义恭，与荆州刺史朱修之，叫他驰入江陵，令义宣自行处治。书未及达，修之已入江陵城，杀死义宣及子愔，并同党蔡超、颜乐之、徐寿之。就是竺超民亦不能免罪，一并伏诛。义宣有子十八人，两子早死，尚余十六子，由宋廷一一逮捕，俱令自尽。臧质子孙，亦悉数诛夷。豫章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并坐质党，同时处斩。加封沈庆之为镇北大将军，柳元景为骠骑将军，均授开府仪同三司。余如王玄谟以下，皆迁升有差。

先是晋室东迁，以扬州为京畿，荆、江二州为外藩，扬州出粟帛，荆、江二州出甲兵，各使大将镇守。宋因晋旧，规制不改。宋主骏愆前愆后，谓各镇将帅，一再叛乱，无非由地大兵多所致，遂令刘延孙分土析疆，划扬州、浙东五郡，为东扬州，

置治会稽。由荆、湘、江、豫四州中，划出八郡，号为郢州，置治江夏。撤去南蛮校尉，把戍兵移居建康。荆、扬二镇，坐是消弱，但从此地力虚耗，缓急难资。太傅义恭，见宋主志在集权，不欲柄归臣下，仍请将录尚书事职衔，就此撤销，且裁损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共计九条。宋主自然准奏，尚因王侯仪制，裁抑未尽，更令有司加添十五条，共计二十四条。嗣是威福独专，隐然有言莫予违的状况。

沈庆之功高望重，恐遭主忌，年纪又已满七十，乃告老乞休，宋主不许，庆之入朝固请道：“张良名贤，汉高且许他恬退，如臣衰庸，尚有何用？愿乞赐骸骨，永感圣恩！”宋主仍面加慰留。经庆之叩头力请，继以涕泣，乃授庆之为始兴公，罢职就第。柳元景亦辞去开府，迁官南兖州刺史，留卫京师。朝右诸臣，见义恭及沈、柳两人，尚且敛抑惧罪，哪个还敢趾高气扬？大家屏足重息，兢兢自守。就使宫廷有重大情事，也不敢进谏，个个做了仗马寒蝉。

宋主骏乐得放肆，除循例视朝外，每日在后宫宴饮，狎褻无度。前时义宣诸女，虽得仰承雨露，尚不过暗地偷欢，未尝列为嫔御。至此由宋主召令入宫，公然排入妃嫔，追欢取乐。只是姊妹花中，性情模样，略有不同。有一个生得姿容纤冶，体态苗条，面似芙蓉，腰似杨柳，水汪汪的一双媚眼，勾魂动魄，脆生生的一副娇喉，曼音悦耳。引得这位宋主骏，当作活宝贝看待，日夕相依，宠倾后宫。几度春风，结下珠胎，竟得产一麟儿，取名子鸾，排行第八，宋主越加喜欢，拜为淑仪。但究竟是个从妹，不便直说出去，他托言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由义宣家，没入掖廷。俗语有云，张冠李戴。明明是个义宣女，冒充殷氏家人，封号殷淑仪，这真叫作张冠李戴呢。小子有诗

叹道：

自古人君戒色荒，况兼从妹备嫔嫱。
冠裳颠倒同禽兽，国未亡时礼已亡。

中菁丑闻总难掩饰，当时谤言四起，又惹出一场阅墙的大衅来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宋武七男，少帝、文帝，为臣子所废弑，义真、义康，先后受戮，义季不寿，所存者仅义恭，义宣耳。义宣讨逆有功，受封南郡，方诸姬旦，几无多让。曩令始终不贰，安镇荆州，则以懿亲而作外藩，几何不与国同休也。乃始而诛逆，继且为逆，轻率如臧质，狂躁如鲁爽，引为同党，率尔揭竿，乃知向之躬与讨逆者，第为一时之侥幸，至此则情态毕露，似醉似痴，圣狂之界，只判几希。能讨逆则足媲元圣，一为逆则即属痴人。身名两败，家族诛夷，非不幸也，宜也。然义宣启衅之由，始自宋主骏之淫及己女。义宣败而女为淑仪，宠擅专房，女无耻，男无行，易刘为殷，欲盖弥彰，其得保全首领以歿也，何其幸欤！然骨肉相残，人禽无辨，祸不及身，必及子孙，阅者于此，足以观因果焉。

第十九回 摇摇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摇摇却说宋主骏既诛义宣，复纳义宣女为淑仪，冒称殷氏，一面压制诸王，凌轹大臣，省得他多嘴多舌，起事生风。偏是专制益甚，反动益烈，群臣原屏足重息，那宋主自己的亲弟，却未肯受他抑迫，免不得互起猜嫌。原来宋主骏有二兄，一劭、一浚，已经诛死。亲弟却有十六人，最长的即南平王铄，遇毒暴亡。次为庐陵王绍，已经早卒。又次为建平王弘，佐骏除劭，官左仆射，未几亦歿。又次为竟陵王诞，受职右仆射。又次为东海王暕，义阳王昶，武昌王浑，湘东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祐，海陵王休茂，鄱阳王休业，新野王夷父，顺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除夷父歿逝外，余皆少年受封，无甚表见。

孝建元年，柳元景辞去雍州兼职，令武昌王浑为雍州刺史。浑年轻有力，身长七尺，莅任以后，与左右戏作文檄，自称楚王，年号元光，备置百官，长史王翼之，上表奏闻，有诏削浑王爵，免为庶人，寻即逼令自杀。竟陵王诞，年龄较长，功绩最高，讨劭时已预义师，讨义宣时，又主张出兵。得平三镇，遂进官太子太傅，领扬州刺史。他遂造立亭舍，穷极工巧，园池华美，冠绝一时。又募壮士为卫，甲仗鲜明，夸耀畿甸。宋主骏本来多疑，更经义宣乱后，益滋猜忌，见诞举动不经，特阳示推崇，加诞为司空，调任南徐州刺史，出镇京口。嗣因京口尚近都城，更徙诞为南兖州刺史，另派右仆射刘延孙镇守南徐，阴加戒备。朝内用了两戴一巢，作为腹心。遇有军国大事，必与三人裁决，然后施行。两戴一名法兴，一名明宝，旧为江州记室，宋主即位，均擢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一巢名

叫尚之 ,涉猎文史 ,颇擅声誉 ,亦得与两戴同官。

到了孝建三年冬季 ,两戴一巢 ,上书献谏 ,无非说是臣民翕服 ,远近畏怀。宋主骏亦踌躇满志 ,特命改孝建四年元旦 ,为大明元年正朔 ,大赦天下 ,行庆施惠 ,粉饰太平。忽由东平太守刘胡 ,递入急报 ,说索虏内侵 ,与战失利 ,乞即发兵出援。宋主乃遣薛安都等往救 ,驰至东平 ,魏兵已退 ,因即班师。嗣是内外粗安 ,直至次年秋季 ,南彭城妖民高嬾 ,与沙门昙标等谋反 ,勾通殿中将军苗允 ,拟内应外合 ,推嬾为帝。幸有人告讦密谋 ,事前捕获 ,斩首了案。中书令王僧达 ,自恃才高 ,诤议朝政。路太后兄子尝访僧达 ,升榻高坐 ,竟被舁弃 ,遂入诉太后 ,救愆僧达。太后转告宋主 ,宋主已恨他讪上 ,即诬僧达与嬾通谋 ,冤冤枉枉的把他赐死。

已而魏镇西将军封敕文 ,又入攻清口 ,为守将傅乾爱所破。魏征西将军皮豹子 ,复入寇青州 ,也为青、冀刺史颜师伯所败 ,索头军不能得志 ,相继退还。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 ,竟乘隙思逞 ,托词防魏 ,缮城聚甲 ,将与宋主骏一决雌雄。参军刘智渊 ,料知诞将作乱 ,请假还都 ,密报诞状。宋主命智渊为中书侍郎 ,俟诞起事 ,即加声讨。会吴郡民刘成 ,豫章民陈谈之 ,均上书告变 ,一说诞私造乘舆 ,一说诞密行巫蛊。宋主连得二书 ,遂召台臣劾诞罪恶 ,应收付廷尉治罪。及批答出去 ,却援着议亲议功故例 ,特别宽宥 ,但降爵为侯 ,撤去南兖州领职 ,遣令就国 ,另擢义兴太守桓闾为兖州刺史 ,拨给羽林禁兵 ,且遣中书舍人戴明宝 ,为闾主谋 ,乘间袭诞。

闾至广陵 ,诞毫不防备。典签蒋成 ,得戴明宝密函 ,约为内应。成恐孤掌难鸣 ,更与府舍人许宗之相谋 ,求他臂助 ,宗之佯为允诺 ,悄悄的入府白诞 ,时已入夜 ,诞正就寝 ,听得宗之

密报 ,披衣惊起 ,立呼左右 ,及平时食客数百人 ,收捕蒋成 ,一面列兵登陴 ,阖城拒守。待至黎明 ,果闻柝声叩城 ,便即斩了蒋成 ,掷首城下。阖得了成首 ,始知事泄 ,急忙策马倒退 ,不防诞驱兵杀出 ,仓猝间不及措手 ,立被杀毙 ,只戴明宝脱身奔还。

宋主闻报 ,特起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兼领南兖州刺史 ,统兵讨诞。诞毁去郭邑 ,驱城外居民入城 ,分发书檄 ,要结远迩 ,且遣人奉表 ,投诸建康城外。当有人拾起表文 ,呈入宫廷 ,宋主当即披阅 ,但见上面写着道 :

往年元凶祸逆 ,陛下入讨 ,臣背凶赴顺 ,可谓常节。及丞相构难 ,臧鲁协从 ,朝野恍惚 ,咸怀忧惧。陛下欲遣百官羽仪 ,星驰推奉 ,臣前后谏诤 ,方赐俞允 ,社稷获全 ,是谁之力 ?陛下接遇殷勤 ,累加荣宠 ,骠骑扬州 ,旬月移授 ,恩秩频加 ,复赐徐兖 ,臣感蒙恩遇 ,久要不忘 !岂谓陛下信用谗言 ,遂令无名小人 ,来相掩袭 !不任枉酷 ,即加诛翦 ,雀鼠贪生 ,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 ,镇扞徐兖。先经何福 ,同生皇家 ,今有何愆 ,便成胡越。陵锋奋戈 ,万没岂顾 ;荡定以期 ,冀在旦夕。陛下宫闱之丑 ,岂可三缄 ?临纸悲塞 ,不知所言 !特录诞表 ,见得诞犹可原 ,以揭宋主不义不友之隐。

看官 ,你想宋主骏览着此表尚能不怒愤填胸么 ?当下遣官四缉 ,凡与诞有亲友关系 ,及诞党同籍期亲 ,留居都中 ,不论他通诞与否 ,一体处斩 ,共死千余人。自己出居宣武堂 ,内外戒严 ,且促庆之速进广陵 ,并饬豫州刺史宗悫 ,徐州刺史刘道

隆,会师广陵城下,限期破城。

宗悫南阳人,字元干,少有大志,叔父炳高尚不仕,尝问悫志如何?悫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叹道:“汝不富贵,且破我家!”悫兄泌方娶妻,吉夕有盗入门,悫年仅十四,挺身拒盗,盗约十余人,皆披靡不敢入室,勇名始著。后随江夏王义恭麾下,义恭举悫南略林邑,奏绩北归。已而为随郡太守,复征服雍州群蛮。元凶劭肆逆时,从讨有功,官左卫将军,封洮阳侯。至诞据广陵,不服朝命。悫正驻节豫州,表求赴讨,当即乘驿入都,面受节度。时年逾六十,顾盼自豪,宋主很是嘉勉,便遣令赴军,归沈庆之节制。

诞闻宗悫到来,颇加畏惧,但下令军中道:“宗悫助我,尽可放心!”悫至城下,知城中有如此伪令,即绕城一周,跃马大呼道:“我宗悫也!只知讨逆,不知助逆。”诞自悔失计,登城俯望,正值庆之指麾众士,将要攻城,使凄声呼语道:“沈公沈公,年垂白首,何苦来此?”庆之道:“朝廷因君狂愚,不足劳动少壮,所以遣老夫前来。”

诞见军势甚盛,颇有惧色,当即下城整装,留中兵参军申灵赐居守,自将步骑数百人,及帐下亲卒,托词出战,开门北走。约行十余里,望见后面尘头陡起,料有追兵到来,大众哗噪道:“同一遇敌,不如还城!”诞督额道:“我若还城,卿等能为我尽力否?”众皆许诺。部将杨承伯牵住诞马,且泣语道:“无论生死,且返保城池,速即退还,尚可入城,迟恐不及了!”诞乃复还,即与追军相值,来将为戴宝之,单骑直前,挺槊刺诞,几中咽喉,亏得杨承伯用刀格去,敌住宝之,余众拥诞冲锋,杀开一条走路,匆匆还城。承伯且战且行,宝之因随兵不多,也放令走还。

诞既入城，授申灵赐为骠骑府录事，参军王屿之为中军长史，世子景粹为中军将军，别驾范义为中军长史，此外府州文武将佐，一概加秩，筑坛歃血，誓众固守。命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琨之系宋宗室将军刘遵考子，不肯就职，正色谢诞道：“忠孝不能两全，琨有老父在都，未敢奉命！”诞怒他抗违，囚繫狱中，不屈遇害。右卫将军垣护之，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前曾奉诏防魏，至是俱还广陵，与沈庆之合军攻城。诞遗庆之食物，庆之毫不启视，悉令毁去。诞又在城上捧一函表，托庆之转达朝廷，庆之道：“我受诏讨贼，不能为汝送表，汝欲归死朝廷，便当开门遣使，我为汝护送便了！”诞无词可答，乃遣将分出四门，袭击宋营，俱被宋将杀退。

宋主颁发金章二钮，赍至军前，一为竟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系是悬赏擒诞，一为建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乃是悬赏先登。并命庆之预设三烽，举一烽是克外城，举两烽是克内城，举三烽是已擒诞。且又遣屯骑校尉谭金，前虎贲中郎将郑景玄，率羽林兵再助庆之，促令速拔广陵。会值夏雨连绵，不便进攻，因此久持不下，诏使相继催迫，络绎道旁。及天雨已霁，宋主命太史择日，擢渡江亲征，太傅义恭固谏，方才罢议。但使御史奏劾庆之，并将原奏寄示行营，令他自省。庆之益督励诸军，奋勇进攻，诞屡战屡败，穷蹙无法，将佐多逾城出降。记室参军贺弼，曾再四谏诞，终不见听。或劝弼宜早出，弼答道：“叛君不忠，背主不义，只好一死明心罢了！”乃饮药自杀。参军何康之等，斩关出降，诞拘住康之母，缚置城楼，不给饮食，母且呼且号，数日而死。庆之亲冒矢石，攻破外郭，乘势进拔内城。诞与申灵赐走匿后园，为庆之裨将沈胤之等追及，击伤诞面，诞坠入水中，又被官军牵出，梟首送京。诞母殷